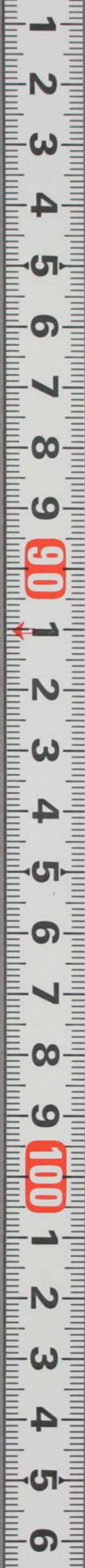




新東京繁昌記

明治九年
大編



明治九年四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東京 奎章閣藏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目錄

芝金杉瓦斯會社

附

瓦斯燈

公園

附

上野山内

女學校

西洋料理店

新繁昌記
目録
二
代
言
人
社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服部 誠一著

芝金杉瓦斯會社附瓦斯燈

俚諺曰、蝙蝠者、入無鳥鄉而專翱翔之權、天狗者、向無人境而高倨傲之鼻、蓋謂人民未出朦昧而為微物、所壓制也、故聞未聞之事、見未見之物、則恠以為理外之理、無欲講究其物理之力、從亦無欲弘暢我智識之意、恬然而安其寡聞、頑乎而甘其鄙俗、是名之蕃夷而不容於人間世界也、苟有卓見者、恥己之

短而慕人之長千琢万磨欲以闢蕃富之矇霧而揚
開化之明輝是以萬國互通交誼也維新以降本
邦亦注目於此勉採泰西之長而補本邦之短專欲
使衆庶富其智識其日猶雖淺百技百藝駁乎進步
如都下則爭躋舊風競起新業者日多一日人智之
開明可推而知也試想昔日稱天父家者不免從鍼
孔窺蒼空之誹今也不然如以全地球為一智囊
無所不究無所不測飛輕氣球而量天之高浮火輪
船而測海之大馳瀛車而千里為一日程之往返架
電線而萬國為一瞬間之應答自由自在千新万奇

智不亦廣乎技不亦妙乎凡百般之新事推其所由
生則皆無不出於開明之一明字也噫大哉明乎一
明以能辨其物理亦能起其技術又能變之又能力
之為之而可能成測之而可能知天地萬像無不可
得能講究者智愈智而明愈明學問之明也政治之
明也風俗之明乎技藝之明乎盲者猶學而能知字
聾者亦學而能聞書在上則百官能明其職在下則
萬民能明其業明乎又明何物不明雖脚不曾踏地
之名公巨卿從變華族能明下情既明于通商于貨
財而亦明于花街于柳巷恐過其明而欲至家之暗

欲為吏者、先明海內之職務、後智囊之明、雖未可測、
能明諳賜俸之利、為書生者、最明海外之事情、我國
之由來、雖未全知、猶能明自由之論、士族也、明素餐
之道、而苟欲不明還祿之議、耕夫也、明其經界、而願
不明其租稅、是兩不可不明之明也、工乎商乎、於利
己之方、苟無所不明、至如絃歌者、流徼猶皮與馬骨、
一層能解明字義、能明酒肉之真味、能明枕藉之妙
手、明于媚笑、明于欺騙、最其明者、則未見容懷、而先
明其囊中、有無遂明暗室之暗跡、而出暗處、恥於明
處、明醜名、於新聞紙上者、比々有之、是亦明中之一

明也、乎都下既雖有此百明、如不設變、暗夜為白晝、
之方、則未免為明々中之一欠典也、如泰西諸國、迅
發明其方、輒瓦斯燈是也、先是橫濱既有其建築、都
下芳原亦曾有其議、而未果者數月焉、頃日會議所
更興其議、忽竣其功、而既點燈、至此都下始為開明
之完璧、而無月、暗夜也、不知嗚呼明哉、瓦斯之明乎
余眼元雖矇眊、幸假其餘明、而稍覺微明、聊記瓦斯
燈之明、於後讀者幸勿笑屬文之獨暗、

瓦斯會社、在芝金杉新網坊之南濱、域內延袤約數
百弓、中央有製瓦斯室々々、內並列五箇、都竈以鉄與

石築造之燒石炭者五奴六漢晝夜薰煙渾身薰黑
恰與混堂爨奴一般要暫不絕火石炭焚熱則瓦斯
從蒸發矣每竈附着鉄管其頭部以通瓦斯別橫架
一大鉄管而僅吸他五管之瓦斯竈有五管從之竈室之左
側安一大鉄釜其形如伏尋常釜大鉄管則彎曲通
這釜底是貯瓦斯之器也其釜之巨大也高達三十
尺周圍一百零八尺釜腰有大鐲附之八株鉄柱以
支持釜體而懸下四箇巨鍾於釜頭端是量瓦斯之
盈虛也又釜側有一室羅列三大鉄匣中盛石灰與
水而通鉄管其底瓦斯過之以瀝淨其雜物至此始

為純粹之瓦斯最後室則銅管數條蜿蜒曲折而皆
傳瓦斯管端則通時辰器或寒暑錶等是測其度節
其量之器也自此埋大管於地中以通瓦斯因大管
而岐出中管四接曲通平佈滿街每街隔八十尺建
小鉄燈臺並列兩側燈杆之大如巨筧上分小竈每
口有簧四掩玻璃以避風雨簧有機左扭之則瓦斯
忽發種之以火則瓦斯陸續焚燒而撥起吐焰右扭
其簧機則瓦斯忽滅其機關之巧雖那頑固子雖那
舊習翁一目以可能醫治卑屈之文盲也現今分二
道照都中央一則自金杉橋過京橋日本橋右折達

淺草雷神門一則自日本橋直行及万世橋如橫街亦既設之瓦斯光之不及處則補以新玻璃燈（新英）明器械之巧裝置之大畧雖如此其經費不過十三萬圓云且從其事者僅二十餘名今以其費額比較諸闔都之富實微々一費也總曰一小費能照大都會者可不謂利溥且價廉乎矣維新之政專謀民利（下）雖如此見其功績如此瞭然者鮮矣故往往有鳴不平者何不思之甚也乎宜以瓦斯燈之一明推他百般之新明也

夕陽已西晚煙漸迷萬戶半鎖時將黃昏早見一夫

揷火於竿頭來左奔右走趨燈臺而傳火縱橫如織（ルカ）恰與兒子捕蜻蜓狀一般隨傳隨燃一竿頭之火忽吐萬燈之明通街既明而餘焰焦天滿市皆白而流華溢地銀河星未見而光先如篩鵲橋月未昇而影乍欲飛四時真是築成不夜城去一瞬早已現出廣寒宮來銀坐街上戰素色於玉樓映射之間晃々皎々恰如白鷺戲雪萬世橋頭淺光華於花木扶疎之中粲々爛々正似粉蝶迷煙或亂或靡翕然翕輝行人相見而可相認奔車相遇而不相礙路上點塵猶可能數實不知大陽之沒也雖痴漢脚無踏牛糞滑（スベリ）

倒之憂雖老夫眼無蹶狗頭吃驚之憂雖撈兒亦可
無施手術於暗處之憂雖兇賊亦將無振白刃於夜
間之間反雖魑魅妖魔亦不能施其幻術故雖三尺
之女兒衡氣恬然而不厭夜行何憶病也秉燭行
夜行雖勇不如此止記
者嚴戒之視下可知知
瓦斯燈明既雖如此照大都々人之風俗亦能如此
明乎否記者未知也竊聞有燃無油燈於暗處者無
油而能燃者輒一種之新發明也雖瓦斯之力恐不
可及或云是汲油店阿漆之未流者也果信也乎記
者亦未知也

夜商既散而人行漸絕市街稍闕而街燈獨明惟見
何物隱見於瓦斯燈之傍而黯淡有影遠則如有人
近則忽滅影真是微妙之一怪偶捕其影則何思班
白姬也手巾罩頭而手携虛燈為如有所行之狀是
所謂三津川之守津婆而誘導人於地獄者歟
間有地獄如又見一箇少婦隱見亦無窮年垂三旬
而春色如溢圓髻欲傾而揚拂支之何堪緋禪緋衰
肥腰猶寒可思縞衣縞滅貧軀欲冷隱時則寥々然
而去見時則悄悄然而來常背街燈而伶俚於人屋
下此婦也甚如怖巡警者然矣彼左則右避又右則

左避如行如止如窺如待如呼如勸如訴如說可憐
敝袖帶風霜夜使人動淒惻之情可憐粉面照氣燈
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知是情婦追睚夫者欲將惡
婦覘行人者歎認少年則近着而能相其人若非其
人恐而忽隱果遇其人狎而忽親不知是何者也乎
在這明々燈下獨見這暗々一怪看時見ナマイキヤロウ少年戀
歌寄情駒展鳴玉微醉陶然而過焉婦忽一走要之
道君昨夕有約必期混堂之歸而必遇于此然而君
不來君何無情男道郎非敢食言不得已也會途避
近隣熊五郎熊友熊熊不忤度余心而強誘引余於那女

師家然猶不能告以實郎心之苦亦可想也郎自入
至出不少安聲客散乎否飛一飛來則既不見卿々
或却非欺郎乎婦指天一方道君請勿疑妾為君偷
他目而既設一席妾之多情可以知也雖然獨如此
街上燈明何妾見死斯燈有如視地獄大鏡之思惟此
婦既知地獄之景況不然烏能行處晃々人影易認
若觸巡的之眼珠借不免縛腰之恥也雖然欲避之
又他無可相遇地妾痴情之切反思彼舊天之暗故
縫郎袂道妾固雖痴亦非不知恥鉄面皮妾恥縱可
忍恥可忍獨如君名何妾想令不能幹好事過時

者是非狡黠則嫉妬也妾不堪萬恨也況今夕遇此
良人若不能專一刻妾咒詛清正公與阿岩稻荷而
必報其怨立語喃喃終携其手向河岸一方而去矣
忽聞履聲戛然甲呼泥坊乙呼畜生一逃一追又遁
又趨如有事於迎街然矣甲道其過橫坊乙道其入
背路一人又罵曰若雖欲脫如燈明欺畫何若雖欲
潛如影不能掩何從々掩々左搜右探警吏亦湊自
四方百方偵索竟如失盜兒二人在薪炭河岸必積薪炭間
了々聞之吃愕狼狽婦道迎頃何多盜兒汝亦偷人目亦竊盜
學之妾屢為盜兒所驚男傾耳道聞得彼足音果將

來此之足也言未畢突然照縱紅線燈來二人又愕
倉皇將遁嗚呼如何矣前則川流後則薪炭欲避則
無地欲潛則有影警吏大喝罵曰天網雖疎豈漏這
惡漢乎革靴如飛蹴一蹴二人轉倒殆將就縛警吏
撐燈熟視道呵呀奇怪々々汝非盜兒果是私窠子
之獲餘也二人震慄顏色如土塩頭磨地而特唯々
矣何思樂土忽變苦界既陷地獄輒苦恰是妖挑欲
開暴雨妬花嬌蝶欲眠狂風破夢更加一打曰汝等
以唯ニハテハハカ一字欲贖其罪乎何故昧伏焉謹具狀其實婦
乍設辭曰妾等乃夫婦也噫哀哉貧困逼骨無糊スル口

途將投_レ二身_ニ於此川_ニ彼時早_ニ此時遲_ニ僅_ニ躊躇_ニ而忽_ニ為_ニ官公_ノ所_レ認_ニ嗚呼_ニ不幸_ニ哉_ニ而人之身_ニ官請_ニ怒_ニ之_ニ說_ニ了_ニ淚_ニ下_ニ生_ニ真_ニ窮_ニ吏轉_ニ怒_ニ雷_ニ曰_ニ汝_ニ淫_ニ婦_ニ勿_ニ巧_ニ欺_ニ官_ニ吾豈_ニ乘_ニ汝_ニ口_ニ車_ニ乎_ニ汝誠_ニ欲_ニ死_ニ何_ニ不_ニ投_ニ于_ニ兩國_ニ于永代_ニ此溝_ニ元_ニ淺_ニ非_ニ可_ニ能_ニ死_ニ况_ニ退_ニ潮_ニ乎_ニ余烏_ニ罹_ニ汝_ニ騙_ニ網_ニ乎_ニ官命_ニ之_ニ重_ニ不_ニ可_ニ不_ニ拘_ニ引_ニ於_ニ分署_ニ勁腕_ニ早_ニ來_ニ遂_ニ就_ニ縛_ニ於_ニ瓦斯_ニ燈_ニ下_ニ都下_ニ屢_ニ雖_ニ芟_ニ除_ニ這般_ニ怪物_ニ恰_ニ如_ニ追_ニ飯_ニ上_ニ之_ニ蠅_ニ瞬間_ニ而復_ニ集_ニ夜多_ニ一夜_ニ是亦_ニ一種_ニ之_ニ糟_ニ黨_ニ歟_ニ瓦斯_ニ音_ニ糟_ニ通_ニ一箇_ニ老夫_ニ肩_ニ擔_ニ蕎麥_ニ行_ニ呼_ニ行_ニ嚮_ニ夜深_ニ而過_ニ日本_ニ橋頭_ニ標燈_ニ黯_ニ淡_ニ漸_ニ暗_ニ漸_ニ滅_ニ翁_ニ獨立_ニ橋畔_ニ且_ニ歎_ニ且_ニ喜_ニ適_ニ有_ニ按_ニ

摩師_ニ過_ニ駐_ニ筇_ニ而喫_ニ溫_ニ蕎_ニ三碗_ニ謂_ニ翁_ニ曰_ニ翁_ニ今_ニ如_ニ歎_ニ如_ニ喜_ニ然_ニ矣_ニ是_ニ何_ニ之_ニ故_ニ也_ニ乎_ニ敢_ニ問_ニ其_ニ說_ニ翁_ニ吸_ニ滿_ニ酒_ニ曰_ニ愚_ニ叟_ニ之_ニ歎_ニ非_ニ獨_ニ歎_ニ喜_ニ亦_ニ非_ニ獨_ニ喜_ニ苟_ニ日本_ニ人_ニ則_ニ皆_ニ所_ニ同_ニ也_ニ君_ニ雖_ニ目_ニ不_ニ能_ニ見_ニ耳_ニ能_ニ有_ニ聞_ニ果_ニ聞_ニ乎_ニ否_ニ一_ニ新_ニ開_ニ化_ニ之_ニ美_ニ事_ニ無_ニ一_ニ民_ニ不_ニ浴_ニ其_ニ洪_ニ恩_ニ者_ニ况_ニ老_ニ且_ニ貧_ニ如_ニ翁_ニ者_ニ乎_ニ翁_ニ嚮_ニ夜_ニ蕎_ニ交_ニ也_ニ有_ニ年_ニ焉_ニ昔_ニ日_ニ則_ニ警_ニ夜_ニ無_ニ巡_ニ官_ニ照_ニ路_ニ無_ニ街_ニ燈_ニ惡_ニ漢_ニ隨_ニ而_ニ橫_ニ行_ニ翁_ニ嘗_ニ為_ニ點_ニ兒_ニ所_ニ騙_ニ餓_ニ凡_ニ幾_ニ回_ニ今_ニ也_ニ不_ニ然_ニ矣_ニ巡_ニ官_ニ警_ニ夜_ニ瓦_ニ斯_ニ照_ニ街_ニ夜_ニ行_ニ亦_ニ不_ニ異_ニ晝_ニ行_ニ今_ニ宵_ニ既_ニ過_ニ二_ニ時_ニ雖_ニ油_ニ燈_ニ既_ニ滅_ニ道_ニ路_ニ且_ニ遠_ニ無_ニ可_ニ敢_ニ恐_ニ者_ニ亦_ニ無_ニ可_ニ敢_ニ憂_ニ者_ニ是_ニ皆_ニ一_ニ新_ニ之_ニ賜_ニ也_ニ思_ニ天_ニ恩_ニ深_ニ則_ニ感_ニ然_ニ不_ニ知_ニ淚_ニ下_ニ豈_ニ

得不_レ歎喜乎按摩鳴不平曰翁勿吐_レ老言_レ世人閑_レ口_レ言一新呼_レ開化唯_二一目_一土木營繕之新而謾讚賞之_レ汝所謂仁恩者果何乎仁乎恩乎畢竟皆無_レ不出_レ於己膏血中者租稅也益加區費也被_レ促曰此曰彼皆欲巧收_レ民之膏血亦何謂仁恩乎聞_レ瓦斯燈既成矣是猶_レ燃_レ己膏血也況_レ師輩以_レ燈為最大長物唯有一_レ節則不論晝夜可_レ能步行也如_レ瓦斯燈最余所不敢喜也余輩日_レ歎世運之衰微耳焉未曾聞有一快事也翁猶以為快乎何老耄之甚余則目之盲也翁則心之盲也雖同之盲其實有霄壤之差豈足_二共議_一乎

振_レ節叩_レ地喋々然而不止翁莞爾笑曰吁子言過矣抑子鳴不平者所謂盲人之頑情也翁為說天恩之一二汝在街上無踏犬糞_レ蹶_レ馬矢_レ陷_レ凹處_レ浣_レ污溝之憂者則道路修繕不怠之賜也在夜市亦無為_レ車馬所輓為_レ惡漢所欺受_レ黥兒侮過_レ咬狗害之憂者則設巡查與街燈之恩也汝猶為不蒙_レ天恩乎且汝輩頗多醜行何以能容嘴於治政間汝勿復吐_レ盲言按摩憤然轉_レ白眸曰余果有何醜行余雖失明未曾誤認_レ團子拾_レ馬矢亦未誤認_レ人戶入_レ街廁翁道何々勿復起_レ那頑情余所謂醜行者非是之謂也聞_レ汝等到某

公某侯之家必先探自權妻尻及且那鬚撫其鬚則
賞之摩其尻則讚之先副權的意而欲釣且的寵脅
肩諂笑恬而無所恥為其目的者輒僅欲攫二三米
纏頭也何其醜態之甚乎會一夫又來喫蕎麥翁捧
碗且呈且道翁雖小商心底之明如瓦斯燈非汝徒
也按摩道何這老人余果有何醜行且汝何由證之
翁道屢證於新聞紙上汝不能見故未知其恥也是
不啻目盲心亦盲也汝猶有言乎按摩言少塞焉一
夫乍容嘴曰余也雖老且聾畧聞兩君之言而亦少
有說請聽之惟都人十中而八九盲人也其心目兩

明者不過屈指何獨谷按摩哉看他頭戴尊冠身帶
重任與那權妻的外妾的同事而橫行白晝者比々
有之甚則與班猫乘與馬骨乘恬然而不異何等鉄
面我眼不能以視吾醜態者非盲而何也柳橋之臭
話芳原之汚談若有能聞恐可瘞耳余聾則亦僥倖
也是決非誣言亦以新聞紙可證也此徒不啻盲又
與按摩同其業何則朝所行夕忽變昨日所進今日
早退日々揉而又日揉終至揉而揉倒嗚呼危哉故
余觀煉化石則歎觀瓦斯燈則歎缺道也電信也觀
而無不起歎者是無他恐如此美室如此美物亦揉

而揉倒也思之則豈得不歎乎蒿翁亦喟歎道余觀
新美而起喜歎君觀而起悲歎同歎而大異其情者
元是人心之所不同各採其所欲可矣按摩始開笑
口道余聞此奇說全得醫治頑固病焉思兩君猶有
偏一之頑塊一悲歎一喜歎是亦可稱一病也余揉而能扣
之則三人之病皆可能全治也不亦奇說乎三人哄
笑別于東于西而去按摩耶鍼治蒿交耶蒿交

公園 上野

人之呼吸於地球上也不勞其心身則不可暫生活
既勞其心身則不可不慰之若不慰之則不能堪其

勞也蓋造物主造山川花木之美以喜人耳目樂人
心思者則不出其意也文官賜一六休暇於百吏武
官許日曜游步於諸卒者亦蓋欲使慰其勞而能堪
其職也若日夜黽勉勞頭腦不止則精神衰疲恐有
生病患故泰西諸國皆開公園於都內而許庶民縱
游以使慰其勞本邦亦倣之設公園地於上野淺草
兩處而為庶民游步之域實可謂維新之恩無所不
至也然如淺草以奧山為公園未有改其面目者上
野自為公園來一變舊景四時雜遘不暫絕游人之
跡是亦為新繁昌之一地

東京之盛山坊水街日換工夫月新趣向可游于東
可豫于西于南于北可游豫也而兼山水之美與煙
霞之妍者獨上野之地耳也山曰忍岡雖甚不高山
開西南而眺瞻敞濶可以能暢愁眉池曰不忍雖甚
不廣水半淺深而煙波瀟灑可以能濯塵胸山頂則
櫻樹為林花房匝雲耶雪耶恰如晒白幕於曉靄
斜陽之間入山而欲無山水心則芙蓉為叢香露滴
漚錦耶繡耶真是醺紅衣於纈漣穀渚之中臨水而
不見水況鳥之綿蠻戲花而奏自然之音樂况鷗之
浮沉蹴波而出天造之活畫山之蟬妍水之窈窕朝

換暮移陽春不啻秋也紅葉織錦而風煙如添冬也
飛雪裁花而樹木復笑雨亦淡粧晴亦濃抹其奇其
妙筆不勝記詩不可寫真可謂都下無雙之勝地也
此地從來係舊幕府之墳塋與芝山一般不曾許庶
民之縱游官從附以公園名頓為新繁昌之一地游
客雜遝非昔日之所及也殊以芳時為最盛矣酒壚
茶竈山上架棚々外設棚花間連榻々邊列榻如鱗
斯次如櫛斯比圍花賣茶繞花街酒縱橫高下無復
立錐地其數有六百余箇游人之絡繹可推而知也
何思昔日稱彌陀念佛之靈山者今日變游步熱鬧

之樂土事物之交換實不可測也近聞極樂淨土之
涅槃亦變移枕藉於地獄焰魔之門巷鬼女連袂而
鬻十七春真不可思議的之奇變也奇變之流行於
神佛也甚矣辨才天亦降人間而開帳女菩薩亦墮
塵界而說經隨而說苦隨而說樂又解其帶又脫其
衣其次有解何物云果信乎曾聞有花而能解語者
況神乎況佛乎百解不足恠也雖然余未曾拜其開
帳亦未聞其說經則未知有其靈驗也余將問之於
上野兩大師

膏雨已霽紙鳶飛空輕風漸軟籠鳥呼煖時是艷陽

櫻花爛熳山頂山腰芳雲一抹白之白外又不見山
觀花人入花而迷花迷花人醉花而歌花々間之游
客多於花之多男群女隊肩摩腕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來不游群々隊々蜩集蠅屯輻輳於一山頂
雖頂非不廣將無我所踏地滿山笑語如湧如熒花
間酒肉為池為林紅友社員固無來不醉焉團子連
中亦無行不飽焉有閑行厨者有傾瓢酒者有獨醉
而樂者有與眾偕樂者有起而吟者有坐而嘯者百
容千態各異其趣戰酒盃者紛々與落花齊飛競舞
袖者片々與胡蝶共狂歌闕則跳又歌又跳猫兒亦

歌杓子亦跳相遇相逢無人而不狂顛於花者狂乎
狂乎雖狂則同狂各異其狂有驕慢之狂有得意之
狂愉快之狂愚痴之狂新狂奇顛風態可想其撚虎
鬚而長其頤傲々然自驕其位者非山手之大將必
下坊之隊長也其粧猫面而細其眼洒々然暗誇其
美者非柳橋之妖物果新橋之怪獸也其扶侍兒之
手者東京無双之新貴妃乎思是驚馬骨變而為一
朝之尊姐者也雖榮則榮嗚呼可憐不知我身易衰
不如花其懸佳人之肩者日本第一之好男子乎或
是五倍子化而貪一時之富貴者也雖貴則貴嗚呼

可憐不顧我富脆於花况游郎乎况蕩子乎無言花
能勸酒有言花能扶醉陶然恰如無一事關心既忘
苦既忘愁又忘其家又忘其身其次忘紙幣易飛其
次忘身代易瘦百皆忘而狂顛於花此席而虎決雌
雄於東八奇腕妙手十指如飛相合々々一拳連勝
雖彰義隊之激戰恐不如此手彼席雙猫爭優劣於
甚九新詞奇曲三絃似吼相連々々兩口一調雖伏
見畦之攻砲亦將避三舍時見一双醉漢酩酊如泥
甲扭手帕抹額而及鼻左手攬肴右手捧盃乙垂簪
禪脫屣而抵地頭簪折花背擔巨樽踰々而共蹶踉

而共危行而且酌步而且歌是真不知手足之舞
踏者也甲密偷便於樹陰乙亦將飛小滯此輩醉眼
烏知有人於後乎乍擊巡吏目而後悔早與罰金共
來又見一群書生木綿衣敝小倉袴裂木屐亦缺囊
無一物自稱僕是天下之大才子我衣雖敝我腸無
垢一口吞噬歐米二洲來而吐半解之洋語意氣揚
々逍遙于花間其眼雖如睥睨與歌妓戲與阿娘酌
者然下心經三寸至其臍下則嫉妬如炊不知與醉
仙士共我口流涎非是當英人之糟粕而欲釣官者
必啜佛人之餘唾而欲消飢者也不知乎花却笑汝

不潔見前則絃歌師率女弟子來島田五六火盆六
七中雜鴨脚數葉島田以衣裳一紋手巾一樣緋禪
飄風白股露雪綠髻亂雲紅臉帶嵐欺卯艷色如倒
硝子嬌唇媚口簧音起而泣出谷之黃鸝顧後則宮
女如花滿彼高柳美服麗裝嬌姿靚粧天上忽雨美
人來為之前驅者必高其鼻高於猿田彥鼻是士族
河岸之箸葉魚而此目魚蓋在其行厨禿頭僧侶携
生活大黑而為蓮臺偕老々游赤鬚蕃客倩能言鸚
鵡謂通而呼業半觀花々快本坊之未亡人扶愛男
之手新道之野合娘從財夫之尻雖堅鞏欺石債主

亦為墮自清水舞臺之思而入算盤珠外之興雖偏
固如嚙苦虫頑叟亦知團子勝花之味而罄一年一
回之醉混堂權的亦擲所生自垢之錢而游電前阿
三亦費所出自釜之賃而行群々連袂簇々交踵山
耶是人々耶又海雖今日大流行之彌陀如來不動
尊公開帳未曾有如斯熱鬧也可想茶竈之錢不知
日費幾于錢其間又有花兒繞茶竈而嚙絃歌掃一
絃去一絃又來片々不異角抵木戶待客次之又有
越後獅子之曲打鼓鑼々繞花倒步是皆撈奪游客
之懷者也游人如此許多則追游人之跡生活者亦

應許多頃日都人開口則必吐出不景氣三字余未
信之也若使上野花有言則必曰我日遇游客不知
幾百千若使我解語恐至聲破腰拔焉附不景氣的
字試尋這繁昌之元素不過自由與開化之二素也
昔日則雖這山這花亦困於束縛中不能遍怡都人
之類游者則不過僅借席倒瓢也今也以自由身而
游自由山觀自由花而盡自由興不亦自由世界哉
須次自由游以自由醉也況此地多烹亭蓬萊松源
等抱山繞池而嚙易牙之塩梅助之有數寄屋坊之
花皆能解語而香亦可愛且上野則四通之地而雖

何行皆不遠矣南可戲柳於柳橋之風北可醉花於
芳原之月根津之夕照新宿之曉色皆可能行而賞
也官若有意恰好人車輻輳於山門可伴于西可從
于東車耶車來之者皆泥醉骨軟頭低真與載弱弱
於馬一般客已散去山正黃昏花間鐘聲撞々報六
時

芳雲匝罩筵而絃歌為紅香露滴澄醺席而盃盤
自薰上野之山春如海櫻樹之下人嚮春娘誰穿花
而架茶棚娘何擁花而開酒壚嬌容靚粧與春競春
粉黛紅唇與花鬪花紫紋袖長痴蝶呼牝紅錦帶垂

茅花招人島田鬚梳圓綠雲而凸鼈甲櫛挾班秋水
而斜好姿袅娜舉動洒落口漏夜梅之香腰帶風柳
之態美音劉曉管絃鑑錄坐歌夕暮之半曲起舞甚
九之八分連袂賣茶列裳沽酒其次買笑其次售媚
又其次將隨客所嗜有嚮者面皮極厚舌頭極滑玩
笑之不敢為意嘲弄之亦不敢感徹矜之平氣威之
自若洒々滑々然而似不知羞恥者常晒狐樣面於
店前而要過客恰與蜘蛛張網要飛虫一般相似一
客過則阿竹出要阿松隨捕阿菊亦呼阿梅亦招曰
懃欸曰息欸曰喫一烟欸曰啜一椀欸誰出火盤何

勸茶碗獻笑者有焉呈媚者有焉群娘圍一客來曰
君請謀一醉幸有佳味在娘一走可命酒肉來也客
道余與酒為仇敵不能一滴嚥下曰然則團糕飲曰
嫌厭如食毒物曰水果歟曰否曰蕃南氏飲薩摩薯
飲曰皆不欲也余所大欲者亦大異於人矣曰敢問
君所欲者果何也曰卿等請勿冷笑余愛最深且嗜
不飽者乃猫與馬也娘道君勿愚弄妾輩客道決非
然卿不知乎抑佳美之元素則成自猫皮與馬骨余
好色甚矣故愛其本尊也娘一打客背道視君為素
人者妄誤也何思君是古窟之老狸愛猫愛馬則固

其分也唯請勿欺騙吾人客起將去曰余殊愛馬最
巧御術卿請借一鞍試可加一鞭也唯恐余鞭短小
不及曰樣馬腹呵々

一客跌坐於榻上問娘曰近況有何等瑣事請可割
與愉快一分也娘道無々娘輩固無可有之々理瑣
的穿鑿非君徒不能也冀勿吝一語客打膝曰可為
最第一瑣者有一聞近年櫻樹之靈出于此山而迷
人亦不怪談乎娘笑曰君勿吐戲言是恐徒淨瑠璃
文中誤傳者也乎大古大友黑主伐小町櫻而其靈
出云此言也世人所曾不信也况開明之今日況東

京之中央豈有其怪乎。鵺屬落語家玩物。幽靈為新聞紙筆種之秋也。何又有樹木之怪矣。客故起疑色曰。真矣。實矣。無可有之理而有者。乃怪也。余亦今日實見之。噫。怪。噫。怪。娘稍如信傾。巨鬚曰。其容如小町姬者耶。曰。美亦絕美如小町。可踰而脫本朝之玉藻前。欽。漢土之楊貴妃耶。雖泰西之佳人義律薩彼多之美。恐不可敵也。曰。誠然乎。妾輩可能得見者歟。曰。容易之事也。然靈魂非以肉眼可見者。能寫之者。鏡耳也。矣。卿請借彼艷鏡。娘探帶間出懷鏡而與之。客恭捧之。唱咒文曰。苟映這鏡者。則櫻之靈也。卿可

敬而拜也。彼覩之。無一影。只見鏡面有我顏。映娘有疑色曰。君或勿非使喰一盃乎。謂靈影果焉。在曰。在此。這影則櫻之變化也。曰。箇是妾顏也可。惡々々。君而欺人。恐君却非狐狸之怪也。乎。嗚呼。悔哉。遂罹其妖術。客笑曰。卿等勿疑。余謹說其窮理。此山昔日則寥々。不曾見美人。一新以降。百小町姬立櫻花之下。而待客。是非櫻之靈而何乎。可見卿容色不異櫻花。欲綻。余願為宗定與這花眠焉。抱關不在乎。須誘之於奧殿也。偶隣搦有醉漢。乍粧容曰。唯々。關兵衛乃在此。謹可奉公命。雖然。獨如何。公犯天朝之法律。先

出罰金而後可為宗定也宗定高呼曰余何犯法雖箱根荒井皆徹開雖焉之無所妨我行汝速可誘也開兵衛以烟管代錢微顧曰公將折這花折花律載在五十五條中況公園花乎公少思之宗定曰汝開兵衛幸勿憂余非敢以空手折也這靈元非有怨而出募金而現也如投黃金一刻而乍見一夜而乍開隱見開落不曾窮是所以為其靈魂也開兵衛曰唯々然則開人目開而可令過也然先有不可不敢問者起為舞樣曰

抑疑君風俗窈窕勝花容公家之子武門士若有

イッタイツサマノフウジクハ

ハナニモマサルナリカタ

オクダサナラオヤシキナニ

向人間相逢果是不使容易過必追花影尋春蹤隣客叫道呀呼音羽屋呀呵山崎屋

女學校

女學之大不可不開不可不勉也婦人於兒童一言一行皆為其模範乃善良之階梯也為人母者若不知一字何以能教其子為人子者少不受教育何由能修其身女學之大可知也男兒而墜貴命於游惰放蕩之惡境女子而浣玉軀於淫佚泥濘之醜界甚為強盜又為撈兒為夜引娼為私窩子等者皆因幼不受母教也母親之責任可謂甚重矣泰西先哲之

言曰母親者製人善行之器械也蓋謂兒童之教育專母之所任也況女子於母親受其教最邇而且永焉苟欲為其母者而不學可也乎方今觀都下之景况惡漢蕩子甚多焉奸女淫婦亦多焉嬾少年援其隣之處女而會于桑林洒落婦誘其向之惰生而遇于炭室至開其結尾之幕則或縊晒恥于松枝或溺華身于鯨口者比々不絕婦耶亦買讀實至以千金之命為一芥之視者抑何也為其母者僅學伊呂二字而未知波以下字唯以伊呂二字教其子之所致也女兒已催春宵花月之情則早羨錦衣之美而

未曾顧垢心之醜既雖知塗紅粉之術亦未知穿縫針之工甚則日夜業絃歌雖能諳梅春明烏之文句難辨典券與公父既長而最巧者特不過孕子之術此女何以能教其子若曰雖負生子之任其教育不任我責則不免狗豚之藉也是以文化國必建女學校洽使女子就學以稚兒之教育專任母親之手果其如斯其子雖欲為不善人得乎寧以女學謂人間文化之郵驛可矣本邦亦迅注目於斯設立公私女學校以欲洽教女子隨就學者日益倍蓰至世人目女學為一責任項目官又起女子師範學校將有所

大教育可謂既致文運之隆盛焉余初記都下之新繁昌也先起筆於學校者以國家之繁昌原出于文化之繁昌也後雖未出二年女學之盛非前日之比是余所以未能絕筆而又取記女學之繁昌也嗚呼盛哉文也乎自今又加數年必一洗女風之惡習無復破貞節墮八大地獄者至焰魔大王收情死名簿而奉還千出雲神社也必矣蓋如至改正男女會社之舊制一夫一婦閨門之官無正權乎否則余小腦力非所能測余將讓之於賣卜先生人相居士官立女學校在一橋內竹平坊構造擬洋風而渾係

新築講堂華麗庭園瀟灑亦有可觀者其建築雖不甚大足以容若干生蓋自小及大之意而不取急進也如女子師範校更起新築于外神田舊昇平校乃師範學校左側巨大壯麗之土木而既竣其功有募生員百名之報告然負笈來請就學者及二百餘名云不亦盛乎都下既雖設公私女學校數箇師範校以外皆通學生而其年齒概自二六至二八如其教則尋常小學科加英語學皆使女教員教之而隨學力進步授手藝雜工等婦人必需之業且使謹其行專主溫柔而不失女子所為女子生員亦大奮起棄

游技戲藝而專從事於學雞鳴而起孳々勉勵欲復無
日高而未起孳々不啻粧其身之嬋妍又將飾其心
食朝睡々情婦上

之錦繡

殊其靜女變彼淑姬晨出蘭房早整春粧留結雙輪
而點雲正梳眉畫新月而香粉已薰左挾縹書右杖
洋傘五鳳六鸞互爭先而輻輳自四方金步稍遲裊
々疊波駒辰漸速鏘々鳴玉挑乎艷容梨子嬌姿長
袖閃袂彩蝶如迷垂袴翻裾紫雲欲流必穿袴恰是
稚櫻破蕾旭日自薰早梅孕春風煙已香忽見兩箇
佳兒相携而行話猶是海棠笑動紅唇鶯舌媚洩春

語梅名問菊名曰思君猶富春秋年記至破瓜乎否

菊道未矣姊何問姊齒思必有故梅道君勿異唯羨
君少而已如婢已十六加二月噫春花易老況有風
雨之憂婢亦羅一大憂殆不知所道君請俟一策菊
道姊雖菲才亦不免學友相助之責敢叩臆底以盡
小智抑姊所憂者何乎曰婢家元某藩士也不幸失
家嚴於襁褓之中又無兄弟可依者次遇削祿之命
飽嘗艱難而長于慈萱之手初婢之少也慈萱曾約
與親戚某二子婚實與婢為從弟慈萱僂指侍婢長
也久焉頗日促其婚彼亦由媒促來數回也彼人也

面顰如縣漆鼻凹如蹲踞加有痘斑而且甚淫佚也其醜貌如視淨瑠璃之岩水奴婢雖非敢嫌其醜獨如其無學何彼特知擊劍一技而未讀國史況漢書乎況橫文乎聞頃日左祖素餐頑士而猥主張征韓論何等自痴何等下愚真可厭之獍奴也豈足共議乎然不從母命則不免不孝之罪從則必遇終世之困婢鬱陶怛怛讀書亦不上心噫如這大憂何我憂非席不可卷也我憂非石不可轉也憂心悄悄寢而不寐寤而不安徒以手低頭不知其所為君請為謀之菊笑曰姊何憂何恐姊入學之日久猶未脫舊習

乎昔日君父者握無上之特權既有恣殺其臣子不曾問其罪何蠻風之甚也矣人身元上帝之所造而父母唯不過培養之耳焉故上帝之恩居第一父母次之是人間會社之通理也今日雖君父有其權限而不能私其臣子姊雖母親之命有可辭之理則辭可矣何必謂不孝況如婚姻人之大倫而雖君父不可強姊如默為拙夫所籠絡失自主之權然則何以能全其權曰如妹有所大欲女學未全洽天下乏女教師妹也若有學成不求婚而為女教員欲獲若干月金以吾力能保吾身其身之自由也昨到鳴

原今行金杉皆謂劇場或醉墨陀花或游飛鳥山誰曰不
一字雖與彥三酌與訥外夫優眠亦無他人妨之
之權理不亦愉快乎優夫也藝人也有金則唯命也
況於自擇良人乎然是非學成不能姊亦勉學勿失
自由梅曰大哉言乎婢雖不敏請事此語曰然則姊
速可辭慈萱也其辭々々梅曰唯斯々々洋語謂諾
而上講堂

一美雛頗有氣力從校歸途謂某生曰君輩頗唱男
女同權之新說皆稱貴物而口吻甚驕矣敢問同權
者何之謂乎思是亦舶來之新奇品也其價與五分

珊瑚珠孰高低生大笑曰雖新則新非可販賣于粧
具店者然則如別品之品者歟曰否非品物乃權也
然則如權郎之權者歟曰否這話兒何痴不感抑權
者謂各人自主之權而男女比肩也兒入校何學苟
在今世不知之不免人笑勿復吐胡言兒正襟曰然
則非新說是日本固有之通權也僕聞天皇者本邦
無上之貴人也然有女子而即其位者百人一首中
持統天皇者即其一也是非女元與男並立之確證
耶又以今日婦人得為戶主可知也且觀裏店橫坊
婦臀以常壓亭子而朝夕驅使之汲水者固其夫也

炊飯者亦其夫也夫飲則婦亦醉夫食則婦亦飽甚則典夫之衣而到寄場行劇場全家之權歸婦一手不曾見有所畏其夫是可謂女權却勝男權也君不聞乎新道煨薯店之狡兒以特能知薯味之故為某公愛妃權威堂堂睥睨我父母々々反為子使役何等大權又如柳巷之絃妓某擒大將某遂為其令閨而狗視舊伴是亦女權党之一首魁也以之視之男女同權最固有而殊東京流行之風習也何求之于他一生振袖曰如兒言非所謂權者乃女子之惡敵也女丈夫而何有此事僕聞英米兩國女權最行焉

良人之愛婦也食一食器寢同寢床夏為翫扇而掃暑冬為煖靴而護寒或攜手共游或同車共行真有偕老之契是乃同權也兒若欲知之須携行厨來學兒曰僕雖未知女學之蘊奧猶有一說在如君輩競飾美裝爭凝妖粧好學未見如好絃歌者誦書未見如讀情書者或極口品評各家少年或竭辨誹謗四隣處女是決非正道乃非女權也僕思女權者非曰能修女道能守貞節毫無淫佚之醜態而其德行學力不讓男子之謂耶君輩捨之曰諳女權者僕所不敢信也兒喃喃喋喋不止二生怫然共揭袴曰咄這

狡兒何多言固非若所得知默々見冷笑曰敢問君
所穿者何之服也乎兒視洋人未見有男而為女装
女而着男服者君今穿男袴而主張女權是非盜男
權之賊則破女權之徒也宜哉無學婦之臀亭子也
乎二生語塞而欲先去誤陷行潦而浣其熱袴兩箇
吃愕道叱敗矣兒指道此是吐驕言之罰哩

西洋料理店

齋歐洲珍味齋米國蕙有牛之肉也豚之鬻也交麵
包乎燕卵糕乎曰葡萄酒曰小交酒曰何曰何屠戶
肉店僅菓舖酒肆羅列于闔府于山手于下坊無處

不賣洋食無人嘗洋味蕃客固喰官的最喰華士
族喰農工商喰尊姐喰貴女喰絃妓娼婦亦喰是所
以西洋料理大繁昌也其調和與業平全異其味隨
亦異其名茶曰滑比菓曰巴的炭希汁曰蘇伯羹曰
羅斯比斯油煎曰細底幼炮肉曰擺斯鉄菜曰撒拉
托是其大畧也三食亦異唱晨食曰伯勒哥巴斯午
飯曰朱法以晚餐曰撒巴爾又饗宴曰成尼爾價各
有三等概自五拾錢至三圓以上五圓樓亭大抵擬
洋築而柱壁必塗油脂或白或青器具皆用舶品而
筵席渾敷耀瑜或紅或紫物皆飾美麗室必極清潔

最有名者曰精養軒曰萬國亭在尾張坊曰三河亭在神田

坊曰萬林樓在品川橋其中有業平料理而兼西洋

者如萬林是也精養軒往年起一巨閣于築地入船

坊層樓竄我器物整齊最爲其巨臂樓設數巨室々

之中央安一大食机而蓋以白綾布机心亦置一大

花瓶合挿百花而四時貯春其四圍星列數脚瑣瓷

或盛清泉或儲香液或凝塩或冰糖任客儘嘗客圍

一食机而凭胡床厨奴忽來供白磁碟與高脚孟子

每客又列三尖箸與小片匙而菜刀副之席定則先

出麵包自麵包出肉汁自肉汁出油羹次燒膾次烹

魚隨食隨出不遑手間箸如其殘物與新送物換而

忽徹之不有業半宴席陣列百味之混雜也食啜

亦異其法食肉者左手持箸右手把刀々以切肉箸

刺喰之吸汁者啄以及碟唇而啜之不曾用手是洋

宴之概況也凡來此者皆僅吞世界之大才子而固

以我酒食爲蠻物不敢喰之腹全蓄洋腸其然手頭

既貯洋腦自衣服飲食至言語應對無一不洋者故

自異其風致撚拿破命鬚而喋々談君主擅制之非

者民權家也嘆彼得爾魯國古眼而呶々話立君獨

裁之利者壓制家也鼓密爾氏之偽舌而論者經濟

家也嘗弗蘭格林之餘地而說者窮理家也喫參草
不知煙糞焚窄袴者鯨飲家也啜肉汁不覺汁滴
胴服者馬喰家也以手帕屢揩虎鬚者可知喰膏物
也握菜刀頻動蟀谷者果是嚙剗肉也舉一手而鳴
唇者述祝詞也擲盃于後者受祝酒也或有技瑣
之口栓沸然酒送而吃愕者或有覆食器膏汁濺衣
而歎息者或醉而與胡床共倒者有焉或舞而落帽
也不知者有焉或偶有入興而唱歌者其緩音如蛇
蚓鳴其急調如百舌鳥真如聽唐人譏語珍兮紛兮
噉兮而不可解唯聞其聲而想其趣耳此據日本人

固來焉西洋人亦來焉雖客常不絕未曾聞有露醜
態者蓋歸于洋者能守謨拉爾學洋謂修身之故也
然偶有洋客而飽食脫遁者甚則喰蕎麥而逃饒天
夫羅而遁自冠文明二字之人而有此破廢恥獨所
甚恠也是外飾文明而內未學文明之徒歟何以與
我情卧社員異矣由視文明與野蠻其間不容髮唯
謂不學者曰蠻族也早晚有我三千五百万兄弟皆
學之日乃可稱文明國噫我人民而僅知彼食之滋
味未知彼學之美旨者獨何也余亦嘗憂國家之余地而云幸勿叱余
亦與新聞記者一般敢質之於大方君子

馬飛紅塵車轉怒雷恰是大方君子相携而來焉仰見黑帽高聳于頂而冠德威俯拜金鎖蟠屈于膺而發榮光既卷草拽一縷烟而共上樓肉齏從命忽為山酒盃由令立作林又酒又肉既醉而談及宇內形勢一英雄頻捻鬚喟然嘆曰嗚呼難哉治國之策余欲置我文明于英佛上又擴我版圖于魯西亞右日夜苦腦而謀之々日久矣思以先蹂躪朝鮮八道遂吞噬支那全國而漸及鋒銳於西域為策之最得者余必成之余必果之屹然起投酒瓶於地曰若有所不果者有如暎日一君子轟駁辨曰君何以能戰國

未可謂全富兵未可謂全強雖有百萬農兵不可以戰雖有千億指幣不可以戰先謀富而後可戰也君未免暴虎憑河是世人喋々然所議其非也方今之急務在專理國財先起物產歟將先省國費歟未知策所出忽見溫厚君子暫脫眼鏡徐徐說出曰僕亦有一見戰固非也財固不可不理雖然理財之難乎非勉強朞月之間而可能為先禁游民而可使各就其業也苟不勉而豈有能致富之理乎先廢華士族歟先起大學校歟余亦未知孰其急各箇議論概成自洋語或間英史或引佛記三士鼎立嗷々嗷々互

辯欲止又起口頭吐火舌端滴血雖議論如沸未有
一論及其所為之方法如何者空論虐議亦如以他
痴氣為我頭痛者空費千金時刻竟不決而去矣偶
有厨奴能解洋語者甲道奴聽客議論言々聞戰語
々交劒憂國之情發輝形于外真可謂今日之雄士
乙冷笑道彼乎何知國家之大道其風裝雖能擬鬚
先生非真學之者唯雷同洋生不過僅藉赤鬚連中
之口吻來吐其假聲其實鈍刀而發虛光也故雖論
甚大雖辯甚雄到底無其結果日本謂之附燒又西
洋謂天夫羅汝小子戒乎汝勿罹曝店之欺固為天

夫羅子所誑而為身代限戒乎小子

代言會社

從世之漸開化百般之商法亦漸開化從商法之開
化金貨之通路亦不得不開於是金貨之盛前古無
比豪戶富商固勿論三百之華族數千之官員概貸
金以營利還祿之士族亦貸僧侶貸醫者貸神官貸
淺草觀音成田不動亦貸水天宮貸金毘羅貸嗚呼
可謂盛矣夫物換則勢亦隨變昨年之得意且那為
今年之同業商賈今日之富戶豪商為明日身代限
之人是以人々磨猾智銘々出詐術爭出於人意表

以思網其利，鼓舌舞辨而借金，固不顧息之輕重，豈亦逞謀利之多少乎？當戰其商法也，制勝者甚夥，取敗者常居十之八九。故負債家雖過還期，利子猶不能償，況母金乎？債主往促之，則百方彌縫以請緩其期，曰：若過其期，猶不能還，出罰金幾十圓，或一日加何分之息，以償違約之罪。更記證券貼印紙以改約，復過其期，又不還，債主往嚴急督促，則細君出接，曰：生憎今日家夫不在，妾不知何理對貴客。雖無一謝詞，又不能如何。請勞他日再來問其歸期，則曰：不可。測債主喃喃說苦訴冤而歸，是負債家豫命婦以為

苟免之計耳。其實潛伏樓上而閑酌，或假寐也。如此輩今日流行之弊習，而未曾知恥者也。他日債主又往，又不在，又往，又不在，今也氣益急，意益激，欲迫其保證人而到其家，則是亦不在。同窟之狐狸於是憤恨不能自禁，遂賴代言社而訴之。此是金錢貸借之概況，尚雖多種々雜話，以金錢出入為最多矣。實可謂昇平中之一大戰也。聞法庭一日新訴不下三百餘件，是所以代言社之繁昌也。

代言社者，大概舊官員或書生之結社者，而其名必以法律研究其實，皆為代言代書之徒也。其社曰北

洲舍在鞘坊曰貴知法舍在五郎坊曰盡辭舍在南坊曰逾明舍在淺草旅籠坊曰何曰何此等皆得官准而開社者也其他有未受官准而結社者或有一個々々為代言為代書者或士族或賣卜者或講談師或公事師一々不暇枚舉大凡府下十一大區一百五小區至而無不有代言代書之人聞近頃有婦人而為代言者豈可不謂昌盛乎各社通門必以社号揭壁必以規程社員則倚胡床對高机而各分掌其事務有社長以統括之嚴如小衙門如其規程各社雖有大小同小異其略曰先受原告之依頼者不肯受其被告之

依頼先受被告者不受其原告曰金錢出入之訴訟仰公裁獲全勝則為謝金令納其金額十分一曰每莅法庭必從公則一回納五十錢曰代書一葉八行二十字亦從公則納十錢曰他雜訟則量其事之輕重與其物之大小而納其價之十分一曰何曰何章程數十条但人之依頼也親聞其情實參考之於條理而後受理云

有一僮父手一技之證券來請曰賤夫某縣下何村之農也欲輸入諛縣下之米于都下以為一商法數月前寓馬喰街某旅店而待同志有日偶有某坊何

番地商某與本府士族某來曰如聞大人以糴米之
商法出于都下僕等幸有金主今欲出金二萬圓以
共謀其事貴意如何慇懃懇懇矣賤夫遂從其言彼
曰一旦結約則必與損益必同得失互守義而將有
如兄弟雖然面公今日為始僕等雖非敢疑公商法
之事不可苟何則恐後日之紛紜也請出身元金千
圓以為證僕等亦出連署證券以為據於是賤夫烏
知為其欺立出十圓札百枚以為身元金彼若至其
期不能踐約千圓之母金而一日加若干之利予可
以必辨償之約也明々瞭々載在證券何思雖既過

其期有日猶未踐約故照證券促其辨償則彼呶々
吐無理之言不肯償之俯請賴貴社以仰公裁社員
臍底含笑諾一諾道尊老質朴全為奸兒所欺雖然
證券現在我直彼曲不俟言明也速訴仰公裁尊老
須記委託書僉父問委託書何為者也曰無之不能
為代言老若不知僕與訴狀同代書焉老先喫一煙
暫待之入告社長曰今日何日獲這奇訟宜稱鷹日
歟攫取可知長欣然開眉道昨夜燈結花今朝鵲告
慶果有這奇獲社員記正副訴狀與委任證出曰請
捺印僉父既捺畢社員手之而啖一啖徐々說曰失

為代言有社則仰公裁制勝則為謝金納其金額之
十分一始托者以先納其謝金之半為例規請先納
五十圓與代書賃若干僉父吃驚曰嗚呼高哉謝金
請必減社員指壁二曰社則揭如此箇是不唯本社
一般之程規恣不可動僉大為被剥皮肉之思遲々
探懷漸納之鄭重依賴而歸社員明日出法庭訴之
判官責被告之違約下公命令速令母子返償被告
叩頭百拜且說苦且乞哀曰商法失敗損亡重損亡
借金積借金欲補不成欲償不能加之現今融通停
滯百方運策不能得銅一錢竟至露違約之不信固

雖其罪重空拳以不能如之何仰願致身代限以謝
官告諸原告而命其身代限被告胸裏欣欣以為從
今始免債鬼之呵責如下劍山上安樂臺雖門遍在
宅二字無復來叨々者彼愚叟何知余身代衰瘦家
與地則元賃居也席與戶則曾為負債一抵當既屬
某手一二之私有物不如速藏之於方寸之策庫簞
筍生翼先飛去於親戚某家長持生脚早遁逃於親
友某宅蒲團與屏風焉潛伏火桶與茶器焉脫去何
既隱何既亡一家寥々而無可目者狡猾可想此
則却有三起家產又安知有本店早變名更起新店於
者云果信然歟

何處哉既及過六旬身代限者過六旬檢査其私有物不過僅見兩三瓶鍋與數箇缺碗其價可知也官召原告曰收被告二名身代使衆估競賣其所有物價僅五圓二十錢彼猶他有三四大債因計算其金額以平均法分配之則汝所受實二圓五十錢也如殘金期被告身代再興之秋此再興可在與石必令辦償捺官印証券則在茲藏古代室物共可証券如訴訟入費由例規使被告償之社員歸呼僮夫曰一件今日有公裁夫滿面含春塋頭再三慇懃謝曰誠勞貴官如非藉貴力豈得開今日之笑眉乎洪恩無

量敢謝請速握其金一飛歸鄉而綏妻孥社員少含吊聲其怨徐々曰屠被告之身代其物價僅數圓金也彼等又有他負債各均分受之我所受不過二圓餘錢殘金待彼死灰再燃枯骨復肉之秋令辦償官印之證券則是也僕雖千万知尊老苦情公平之官裁固法則之所憑又無如之何尊老斷念夫錯愕潰膽茫然不知所言少焉發顫音道箇是夢寐歟真實歟社員說曰尊老實雖如罹不虞之禍其實自為蓄也老何棄所慣之農而行未知之商也如飛蛾自入火豈可得其全乎老又誰怨况官乎况僕乎至今日

雖_レ噙_レ臍_ヲ又雖_レ打_ノ又雖_レ叩_ノ無_一錢_ヲ可_レ出_ツ處_ニ老_ニ請_テ斷_ニ念_ヲ人_ヲ
世_ニ豈_ニ亦_ニ無_ニ塞_ヲ翁_ヲ馬_ヲ乎_ニ夫_ニ切_ニ齒_ヲ軋_々道_ヲ叟_ニ有_ニ何_ヲ罪_ヲ過_ニ這_ニ
大_ニ難_ニ噫_ニ怨_ニ噫_ニ憾_ニ如_レ怒_ニ如_レ悲_ニ顔_ニ色_ニ為_レ蒼_ニ為_レ頽_ニ頽_ニ々_ニ愀_ニ々_ニ
而_レ去_ニ余_ニ思_ニ代_ニ言_ニ之_ニ難_ニ也_ニ可_レ知_ニ一_ニ方_ニ代_ニ原_ニ告_ニ而_レ為_レ責_ニ人_ヲ
之_ニ主_ニ一_ニ方_ニ代_ニ被_ニ告_ニ而_レ為_レ受_ニ責_ニ之_ニ客_ニ猶_ニ娼_ニ妓_ニ接_ニ醉_ニ漢_ニ於_ニ
一_ニ室_ニ而_レ又_ニ交_ニ醒_ニ郎_ニ於_ニ他_ニ房_ニ至_ニ其_ニ一_ニ身_ニ以_ニ粧_ニ主_ニ客_ニ兩_ニ箇_ニ
之_ニ假_ニ聲_ニ雖_レ老_ニ妓_ニ名_ニ娼_ニ之_ニ好_ニ手_ニ段_ニ能_ニ口_ニ說_ニ非_ニ同_ニ日_ニ之_ニ論_ニ
又_ニ猶_ニ演_ニ舌_ニ家_ニ顧_ニ左_ニ為_レ主_ニ顧_ニ右_ニ為_レ賓_ニ然_ニ彼_ニ止_ニ於_ニ上_ニ高_ニ坐_ニ
而_レ買_ニ人_ニ笑_ニ此_ニ在_ニ於_ニ出_ニ法_ニ庭_ニ而_レ鬬_ニ舌_ニ鋒_ニ其_ニ難_ニ易_ニ可_レ知_ニ也_ニ
恐_ニ雖_ニ鸚_ニ鵡_ニ之_ニ舌_ニ換_ニ張_ニ之_ニ辨_ニ不_レ可_レ及_ニ况_ニ余_ニ輩_ニ鈍_ニ性_ニ雖_レ出_ニ

智囊之身代限不可階及嗚呼難哉代言若使此輩
為_レ女_ニ而_レ有_ニ西_ニ施_ニ高_ニ尾_ニ之_ニ美_ニ必_ニ傾_ニ鍊_ニ壁_ニ城_ニ於_ニ一_ニ口_ニ說_ニ下_ニ
余_ニ呼_ニ此_ニ社_ニ稱_ニ大_ニ言_ニ社_ニ

班白嫗携小楊妃來曰嫗神田某坊之者也賤兒從
今_ニ春_ニ為_ニ旦_ニ的_ニ某_ニ此の果何の乎之_ニ員_ニ外_ニ權_ニ妻_ニ初_ニ以_ニ合_ニ
山_ニ家_ニ結_ニ約_ニ曰_ニ供_ニ枕_ニ藉_ニ之_ニ日_ニ數_ニ不_レ過_ニ一_ニ六_ニ而_ニ月_ニ賜_ニ十_ニ圓_ニ
金_ニ如_ニ四_ニ季_ニ之_ニ服_ニ資_ニ別_ニ必_ニ給_ニ之_ニ爾_ニ來_ニ旦_ニ的_ニ多_ニ賁_ニ臨_ニ不_レ止_ニ
一_ニ六_ニ朝_ニ來_ニ夕_ニ到_ニ不_レ論_ニ晴_ニ雨_ニ不_レ問_ニ寒_ニ暑_ニ每_ニ到_ニ呼_ニ酒_ニ與_ニ肴_ニ
曰_ニ蕎_ニ麥_ニ曰_ニ魚_ニ鰯_ニ飽_ニ嗜_ニ飽_ニ睡_ニ為_ニ費_ニ燈_ニ油_ニ爐_ニ炭_ニ亦_ニ不_レ少_ニ矣_ニ
如_ニ其_ニ費_ニ及_ニ月_ニ末_ニ而_レ辨_ニ償_ニ之_ニ々_ニ約_ニ也_ニ賤_ニ兒_ニ從_ニ初_ニ夏_ニ經_ニ閉_ニ
メグリタマリ

累月、口頻嗜酸味、肚腹漸脹大。此腹甚大、可疑抑、誰落、

數元素、且的及聞之、也不啻絕踵、又不賜月金、又不

償酒債、姬等內飢寒交、臻外債鬼屢迫、曩姬竊往訴、

其苦情、且的道不日、吾自往辨之、姬雖待之有日、無

何、音信實今日又往、山神出問來意、姬雖欲不言、勢

不能、包藏畧洩其意、山神怒焉、口頭噴火焰、天庭露

綠筋、雙角早、曰吁、惡婆、賤婦、以釣我良人、飽貪饒、

我金其奸計可惡、々々我非、被若既所奪掠、我恨難

消、若有何缺、面皮復來、喋々乎、假令良人雖欲償之、

吾不肯聽、咄若速歸、若不歸、吾將有所為、罵詈百出

遂放逐門外、姬憤焰欲焦、胸遺恨欲倒腸、細君憤怒、

憤勢亦、堪忍之繩、既絕、不能默止、願欲托貴仕、仰公

裁、請幸諒察、有所謀、社員熟聽、其顛末、曰此事有確

據、乎曰雖無證文、姬豈欺人者乎、其然、豈、今所開申、

無些虛言、且賤兒腹、可以徵是其確據也、曰不送其

藉、未得為真妄、縱令娘有姪、以和姦論、豈得公然、仰

公裁、乎婆大息曰、然姬携這兒、投墨陀之水、乎寧、縊

且的之門、乎又無所策、出愁嘆極、而淚亦不出、社員

又手低頭、良久曰、無止容、私和以救其急、婆抽、皺頸、

曰貴官、所欲為者、一從之、如其謝、唯命、社員諾々直

飛四脚人車到且的之門投刺乞謁時正四時且的
歸來已脫着袴將喫一煙之時也暫且的昂然出接
曰足下非有一面識唐突來乞謁者想必電信之周
旋矣電信何等固辭々々社員腔裏冷笑曰僕固非然者
某代言社之一員也偶神田某坊之老婆拉一以婦
來請以云々仰公裁事關貴官不知果有此事乎否
或如真須自為計不然僕直坐法庭決是非耳的錯
愕顏色忽變虛威忽消虎音亦變蟲聲曰箇般醜行
如係公裁僕必不免々々一字免字何免乎甚下于先生
厚意故來謀之其恩不可忘他日有好機會僕必為

電信之鈔線以報之曰僕固畏要路之危險不敢望
其報是亦僕所固辭貴官欲無晒此一件於坤輿速
可有一議也曰敢問如何則可矣曰聞彼婦既姪及
五月貴官宜及其分身之日負擔其衣食費給之至
分身之後醫藥產婆之謝等亦皆償之而可收養其
赤子也如是僕可圖私和的歡然聲濁後悔曰僕既
有妻孥在不能得養贅兒且山妻嫉妬特甚矣如聞
姪一字山神不啻夜叉亦類其怒實可想先生請勿
高聲沉思久之漸發焚燬之勇斷曰噫背不能換腹
到底非因金力不可鎮撫敢閉目吞淚附百圓於先

生々々請以永絕紛紜之源僕更有所報社員一諾
曰果說諭老婆必奏鎮狄將軍之功幸勿復懸齒牙
歸直叩婆門婆迎勞道實勞玉趾不知所謝社員故
整容曰初聞舌鋒也的言曰彼等固騙我如姓一事
非余所曾聞全出於圖賴之奸計抗辯再四不敢服
一言下挫挫的曰聞論再四僕磨舌酸唇千議萬論漸
者的代言家得意々能辨
使的屈撓嗚呼箇般之事僕雖非敢誇功實非容易
之苦戰也婆曰唯々誠勞貴意何辭能謝社員徐探
百金於懷曰此是私和斷緣之淚金也且以為其計
思雖未足飽亦恐慾鷹之貪婪却失爪婆驚眼乍注

紙幣拾字胸裏悻々奇獲出望外喜色早上眉先使
阿娘拜謝俄獻狐媚多慾如鷹利眼如鸞曰非由官
力鳥能有此結果敢獻祝盃官請幸罄一醉婆與阿
娘交相侑日已黃昏主客皆醉婆撫某背道官如既
醉然矣破屋雖矮小薄衾雖敝垢請取一睡去某道
猶非甚醉歸去今唯如此頭痛何頭痛二字言未畢
玉山將頹阿娘亦留袖道妾雖醜且陋幸若有官所
容少揉尊額及貴腳請枉就衾社員遂偷一宿於春
如海樓上而去噫此輩安知他日自無煩法庭乎或
是亦為代言社繁昌之一元素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終

明治九年三月十五日御届
明治九年四月廿七日出板

定價二五錢

著述人

福島縣士族

服部誠一

東京第五大區四ノ小區
練堀町十五番地寄留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政吉

東京第一大區八ノ小區
銀坐三丁目二十番地



